

家庭医生尽量增加上门服务时间。徐汇区将『居民健康水平』作为考核指标、组建『后台』支撑团队,促使、帮助

把家庭医生还给家庭

■“上海医改在基层”系列报道之一

自从上海医改方案出台,徐汇区康健街道长兴坊居民最直接的感受是:“见到邱医生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邱宏亮,是在社区里服务的一名家庭医生。

“把家庭医生还给家庭”——尽量增加他们到居民家庭服务的时间,切实提升健康管理水平,徐汇区正在探索“全人群家庭医生制”;与之配套,考核方式正在改变,将逐渐淡化以门诊服务人次为代表的数量指标,建立以“慢性病管理率”为代表的居民健康水平指标体系,比如考核某位家庭医生所服务人群中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病率和控制率等。

人手紧缺,如何保证服务?

“十一”长假前的一个下午,邱宏亮如约来到桂林西街沈阿婆家,老太今年87岁,腿脚不便,经常愁眉不展;但只要看到邱宏亮,就如见孙辈一样眉开眼笑。“今天的血压,上头有点高了,是不是没有按时吃药?”邱宏亮时不时要“教育”阿婆几句。一旁阿婆的女儿不好意思了:“我们糊里糊涂的,有时忘了喂她吃药……”

“居民们爱上大医院,好像对医疗质量很看重,可矛盾的是,他们对医嘱的遵从率不高,看了病配了药,药吃吃停停,有的还自说自话停药,结果毛病还延不愈,甚至日益严重,增加了医疗成本。”邱宏亮说,家庭医生定期上门督促和指导,是保证疗效的好办法。

在有着多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徐汇区,家庭医生做着“三甲医院干不了、但老百姓需要的事”。今年5月上海医改方案出台后一周,徐汇区在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健、斜土、徐家汇、枫林、虹梅)先行试点“全人群家庭医生制”,目前每个社区的居民签约率都已达到50%,覆盖了近6万户家庭。

但是缺人手——目前,上海家庭医生有近千人的缺口,因此市区的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1名家庭医生要签约800户家庭,这怎么忙得过来?何况他们除了上门出诊,还要做别的工作。

如何保证家庭医生服务家庭的时间?要有制度保证。徐汇区着手重新配置人力资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变医务人员分在各个科室的做法,逐步以家庭医生为中心,组成“后台”支撑团队。比如在康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每个家庭医生配的支撑团队中,包括了病房、门诊的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街道助老员等,而且有一名家庭医生与之互为AB角。在斜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公布手机后,居民咨询电话不断。为确保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质量,中心设立了家庭医生工作热线、微博,帮忙回复那些一般的知识咨询等。

健康管理,确立为工作中心

至今,“全人群家庭医生制”推行已有5个月,在斜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户数达到了1.1万。中心主任吴克明的想法是,不急着重增加签约户数,而要花点力气把已签约的居民分类,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白领、儿童等类别,同一类别中再细分,如“高血压”分为“已患病”和“高危人群”,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健康管理方案。

考核方式正在改变。记者在斜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制绩效考核试行办法》上看到,“慢性病管理率≥95%”、“慢性病有效控制率≥80%”等被列为硬指标。吴克明解释,家庭医生把健康管理做好了,百姓健康状况好转,社区医院的门诊量就会下降,因此再以服务人次之类作为考核指标,不合适。(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文物保护难敌旅游开放需求 放开限流措施景区不堪重负

故宫黄金周“人海”汹涌

作为北京每年黄金周旅游的“票房冠军”,今年国庆假期,故宫汹涌的“人海”再次成为令人惊叹的景观。10月2日,故宫接待游客近13万人,远远超过其最大容量。如何在满足民众的旅游需求和文化遗产保护中取得平衡,又一次成为摆在文化旅游景区面前一道难以绕过的难题。

游客参观热情难挡 故宫限流措施失守

“别挤了,还有孩子呢,让我进去!”从河南郑州来的汪建达把4岁的儿子架在脖子上,想冲进买票队伍,却找不到一丝缝隙。4日早上7时,他们一家从天安门看完升旗就直奔故宫,“本来以为天安门人山人海,到故宫才见着‘大号’的人山人海,都快挤成‘柿饼’了。”汪建达说。

8时30分才正式售票,汪建达看了看表,还差7分钟8点,故宫午门东边的售票口自东向西排队,西边的窗口自西向东排,两边的队尾已经几乎连在一起了。

早上8时30分,故宫正式对外售票,买票的游客已排成百米长龙,后面排队的游客只能以每分钟1米的速度向窗口缓慢蠕动。午门广场的台阶已坐满了人,每隔5米,就能看到一面旅行社的小旗子。

根据北京市假日办统计数据,10月2日,故宫共接待游客12.78万人,10月3日,故宫接待游客11.96万人,这两个数字都远远超过了国庆前夕故宫对外公布的每日8万人限流数量。故宫负责人表示,为避免硬性停止售票导致的现场混乱,故宫最终放开限流措施,继续敞开大门。

已在今年“五一”顺利通过考验的故宫限流措施,却在“十一”长假终告“失守”。

客流量超限成古迹“不可承受之重”

北京市假日办曾经公布,故宫的最佳容量是每日5万人,最大容量是每日6万人,但国庆高峰时故宫的客流是最大容量的两倍。

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表示,客流量太大是目前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北京最热门的景区,故宫的文物保护压力更为突出,大量涌入的游客让故宫的文物不堪重负。他说,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会让古建筑彩画和朱红色墙面褪色,过多的接触和踩踏也会给文物造成影响。

预约参观、细分游览多措并举

谢辰生表示,观众的参观需求与景区的容纳能力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困扰着国内大部分热门景点的普遍性问题。

“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应该严格限制客流,但也要确保老百姓参观的权利。”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安说,“来了北京,故宫不让看,这不合情理。”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是预约参观,魏小安说,巴黎卢浮宫、梵蒂冈的一些教堂和宫殿等“世遗”都要求游客预约,一些热门的地方甚至要等一个月才能约到。

魏小安还建议,故宫、八达岭长城等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可以将参观内容进行细分游览。他还指出,目前景区过度依赖门票收入生存,导致在限制客流方面没有实际的举措。

但他坦言,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假期集中的现状,上述举措要在故宫等热门景区实现,需要很长时间的引导。魏小安说,在一个个黄金周之后,游客也应习惯更加文明的文化旅游方式,尤其是对待世界文化遗产,应该持有尊重的态度。

新华社记者孙伟丽 岳瑞芳(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图为黄金周北京故宫爆棚。

图/CFP

文匯深呼吸

美澳3名科学家因超新星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膨胀的宇宙将毁于“火”还是“冰”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有人说世界将毁灭于火,有人说将毁灭于冰……”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于90年前的如上诗文,在昨天受到了诺贝尔基金会的垂青。但这与文学奖无关,而是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公报的开篇引文。

瑞典皇家科学院4日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索尔·珀尔马特、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科学家布赖恩·施密特以及美国科学家亚当·里斯,因为他们“通过观测遥远超新星而发现宇宙加速膨胀”。

宇宙——这是对我们所处世界所作的多么宏大的描述。但它可归于三个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本原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谁?”哲人、诗人和物理学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回答。发现“宇宙的加速膨胀”,至少从某角度接近了答案。

弗罗斯特的这句诗,早已成为宇宙学家的警言妙句。那么,宇宙的结局到底是“火”还是“冰”?

度量宇宙的巨尺

如果打个粗略的比方,宇宙就是桌球台上的一堆球。按照现代宇宙学知识,大爆炸后,“宇宙球堆”就像受撞击而散开,但无论是常识、还是传统模型,这堆球散开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因为受到台面的阻力。同样,星系间则有引力。

这是“宇宙减速膨胀”理论描述的世界。但今年获奖的发现颠覆了它:球居然越滚越快了。

1998年,两个研究团队公布类似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两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就是索尔·珀尔马特,以及布赖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珀尔马特得到今年1/2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施密特和里斯分享另一半。

要认识宇宙膨胀,必须有一把巨尺。物理学家的方法异常巧妙:就像烛光,越远越暗,亮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他们发现,有一类被称为Ia的超新星在爆发时,都发出同等亮度的光,在瞬间爆发出相当于十亿个太阳的峰值光度。这种强光能历时数十亿年,穿越茫茫宇宙而被今人发现。

珀尔马特曾在一次采访中承认,当时他的团队只是为证实宇宙减速膨胀。(下转第二版)

索尔·珀尔马特(美国)

布赖恩·施密特(美/澳)

亚当·里斯(美国)

绘图:黄联勇

瑞典诺贝尔基金会决定不取消斯坦曼所获奖项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3日电 (记者刘一楠)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3日晚宣布,不取消已故加拿大科学家拉尔·斯坦曼获得的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委员会3日上午11时30分宣布斯坦曼与另外两名科学家一同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天下午2时30分才从斯坦曼生前工作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方面获悉,斯坦曼已于9月30日逝世。

按照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故人士。鉴于已故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尚属首次发生,诺贝尔基金会委员会3日下午临时召开会议,决定不取消斯坦曼所获奖项。

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如果获奖者在颁奖前去世,仍可保留其所获奖项。鉴于评选委员会事先不知晓斯坦曼逝世,误向已故者授奖,诺贝尔基金会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获奖者在颁奖前逝世,因此决定不取消斯坦曼所获奖项。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3日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博伊特勒、生于卢森堡的法国籍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以及加拿大科学家拉尔·斯坦曼,以表彰他们在免疫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

新科诺奖得主正携妻妾,在上海访问!

昨天,记者在瑞典宾馆见到了先天免疫学的大师级人物、生于卢森堡的法国籍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前晚他与另两位科学家一起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那刻起,他就被道贺的电话、邮件团团包围,各国记者的采访接踵而至。他的妻子说:“行程只好取消了,我们得赶紧回去。”昨晚,他们搭乘半夜的航班离沪回家。

蟹宴正酣,喜讯来了

前天傍晚5点半,当朱尔斯·霍夫曼获得诺奖的消息通

过网络在全球火速传播时,他正坐在浦东世纪公园旁的一家酒店里,悠闲地品尝蟹宴。

这次,朱尔斯·霍夫曼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同时也带夫人来中国度假。9月底从香港到桂林,10月2日刚到上海。他的好朋友,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曹梅讯接到了瑞金宾馆前台打来的电话:“霍夫曼得诺贝尔奖了,这里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原来,他将手机忘在了宾馆房间里,所有找他的电话都涌到了前台。此刻,面对夫人和老友笑盈盈的祝贺,霍夫曼狡黠地回问:“在开玩笑?”因为在来沪的飞机上,他扫了一眼《中国日报》上一篇预测今年诺奖得主的文章,没提到他的名字。

“这不是玩笑!”曹梅讯回答,并催促霍夫曼赶紧回宾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瑞金宾馆,路透社记者已在等候。此刻,霍夫曼依然将信将疑:“不会是别人,错当作我了吧?”直到看到手机上无数个未接电话,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同行连夜送来的鲜花,霍夫曼才真正相信,自己的确得了诺奖。

“这真是收获的金秋”

“这个秋天,真是我的金色收获季。”最近,霍夫曼的获奖运非同凡响:先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金奖,9月28日在香港与人分享了奖金高达百万美金的邵逸夫奖,仅隔5天又收到了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好消息。

霍夫曼与上海渊源颇深,早在1980年就应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汪猷院士邀请,前来访学,结识原中科院上海昆虫所曹梅讯研究员,友谊维持了30多年。后又多次访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其实,早在两周前,霍夫曼的海报就挂在了上海生科院的大厅里,根据原计划,他到上海后,还将游览苏、杭,最后将以

一个学术报告结束中国之行。如今,海报上的人物升格成“诺奖得主”,学术报告却不得不取消,不少学生大呼遗憾。“下次来补!”霍夫曼说,从前晚起,上海在他的生命中,有了特别的意义。本报记者 许琦敏

健康达人 昂立多邦

抗疲劳 保肝脏 调节血脂

不顾中方坚决反对,美参院程序性通过「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

美将汇率问题升级给世界经济「添乱」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方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商务部 反对各种形式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央 行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在于人民币汇率

»»P4